

食味人心

鲜鲜甜甜带鱼饭

(国家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 钱国丹

把海鲜的美味叫作“鲜甜”,这好像是台州人的创举。我小区南门外那条街上,有间新开的排档名就叫“鲜甜”。

发与你作对了。于是我去了几次小飞家。知道小飞的妈早没了,父亲忙着在外面干活,家里乱糟糟的。课余时间,小飞还为我生产队放一条牛犊。我就帮他打扫屋子,洗衣服。有一天小飞犊走丢了,我还帮他一起找。小飞什么话都没说,但渐渐他,他再也不在课堂捣乱了。

隔壁的姓黄祠堂里。祠堂挺大,有正大堂,后堂,还有东西厢房和东楼西楼;就连台门上也横着间宽敞的台门楼,我们校长就住在这台门楼上。东楼被隔成前后两间,住着两位老师和他们的家属。西楼没有隔开,因为西楼北边的楼板已烂得摇摇欲坠。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吕姓代课老师的两张床板,就铺在比较结实的南窗下。我们一走路,北面的楼板就欢欣鼓舞地乱跳。这里原来供奉着密密麻麻的黄氏祖宗牌位,年年岁岁,烛泪和香火胶成了特别细腻的小山坡。我和吕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铲了十多箩筐,都没能让那破损的地板露出真容来。

台的一张课桌上,狼吞虎咽起来。这是我“创作”的最简单、最原始的带鱼饭,除了盐,没有任何调料。但是它非常非常好吃!比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好吃!我为这个“成就”欣喜若狂。这之后,我常常在傍晚时买一条小带鱼——因为我那微薄的工资买不起大的,二是我小小的饭盒也装不下稍微大点的带鱼。

千古万古长清风

松庐 (古典主义者)

黄岩人王居安与白玉蟾在福州的交往很是密切。据王居安年谱记载,宝庆二年春日,居安召饮骚人墨客于州治之春野亭,白玉蟾即席赋七律一首。此诗见于《台学统》,题为《大都督制侍方岩先生召白饮于州治之春野亭,因和苏子美韵》:“夕阳花木丹青活,烟月山林水墨昏。碧缕倦飞紫宝鼎,红波惊涨溢金樽。掀髯醉接君谈笔,击缶吟招子美园。因逐尚方双鹤至,亦随桃李入春园。”诗题中的方岩先生即王居安,白为白玉蟾与弟子彭耜,而位于福州府治所内的春野亭却是来头不小。

据淳熙《三山志》载:“庆历六年,蔡正言襄创(春野亭)。元丰四年,刘待制瑾修。蔡公留题古风两篇,首云:‘太守职名治,诏书劾农。载酒事循邈,作室当麻中。况凭轩眺高,中视田野功。淡沱沐新泽,依依生柔风。江潮涨晚绿,山麓延朝红。耕锄时节动,歌语声意通。惭非共理才,幸遇频年丰。未厌吹笛乐,芻言谁相从。’观此可见命名之意也。”北宋蔡襄曾二度知福州,留下不少惠政。他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驿道松,时人作歌颂之:“道边松,大义渡至漳泉东。问谁栽之我蔡公,岁久广阴如云浓。甘棠蔽芾安可同,委蛇夭矫苍苍龙。行人六月不知暑,千古万古长清风。”白玉蟾诗中的“君谟”,即为蔡襄之字。

白诗中的“子美”,则为北宋诗人苏舜钦。这位沧浪亭主人与梅尧臣并称“梅苏”,一同开创了辉煌的宋诗。但考苏氏四十一年的生履,未见其踏足闽中,现存苏集中亦无有关春野亭之诗。白诗诗题出现中的“因和苏子美韵”,抑或其兄苏舜元有关。苏舜元曾出任福建路提刑,是福州历史上有名的清官,当时文名不下于其弟苏舜钦。《三山志》记春野亭除蔡襄诗作外,后有苏舜钦等人诗各一篇。可能因为年代久远,苏舜钦的春野亭诗已然散佚不可考。

当时的福州名士麇集,崇道之风盛行,这从王居安的《奉题杨伯子赠白琼山诗后》中可见。杨伯子为杨万里之子杨长儒,曾从朱熹问学,仕途起步于主簿,素以廉吏著称,终以忤权贵致仕。嘉定十三年,杨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,恰好正是王居安的前任。杨长儒知福州时,尝游天庆观,拓印白氏题诗并留下五言古诗一首。杨氏致仕后,白玉蟾特意自临川一首架山致信杨长儒,并附草书千字文。杨收信后,“专人赍札子并《绝句》二、《古风》一,情文颇恭。”王居安到福州后,与杨等人同气相求,诗文唱酬。王在这首五古中写道:“我见海琼子,年少冰玉颜。……一日来访我,如有宿昔缘。争索纸与笔,赠我锦绣篇。”

一代神人白玉蟾,传世诗文丰赡繁富,但对其生平历代记述不详甚至相互抵牾。在他身上,既闪耀着众多的神奇光环,又笼罩着层层迷雾,其中生卒时间一直以来就是个难解之谜。对于出生时间,主要有两种说法:一说白玉蟾生于绍兴甲寅1134年,活到了九十多岁;另一说则为绍熙甲寅1194年,认为白氏36岁即英年早逝,宋末刘克庄即持此说。长期以来,两派观点针锋相对,但素无定论。而从王白两人的交往诗文中,或许可以推测出第三种可能,这只能留待有心人细加考证了。

至于白玉蟾的去世地点,也是争论不休,或云“尸解于海丰县”,或云“化于野江”。而在民间,则将白氏神化,认为其已羽化成仙。白真人的符篆雷法在民间更是传播甚广,万历《黄岩县志》记载元代黄岩人黄元翔,少年入道,得白氏真传,号为云庭道人。“邻有应氏子五人俱患痼疾,医治不效。云翔治之,夜半神现。致一木偶斧其腹,有大蛇蜿蜒盘旋,其内有五蛇子。破之,五小蛇具生。云翔为之焚化,患者并瘳。应以大蛇未获为憾,乃刻曰:‘敕雷电震杀之。’应氏捐其所居为道堂,今施水庵是也。”县志又载:“茅翁有白马洞窟,播毒一方。教逾年圣殁于崇,其子子开、子余控云翔治之。方焚符篆,忽群鸦蔽天。乃令别设坛壝,得神报云:‘自后应有。’至期雷轰电掣,妖庙毁矣,乡人建为玉虚道院。”该道院不知建于何时,原址现有一座七星庙,庙内有岩洞,深不可测。

“满船明月浸虚空,绿水无痕夜气冲。诗思浮沉樯影里,梦魂摇曳橹声中。星辰冷落碧潭水,鸿雁悲鸣白蓼风。数点渔灯依古岸,断桥垂露滴梧桐。”民间传说多经演绎流变,方志记述也不免夹杂杂说。然而,白玉蟾祖师与黄岩的种种机缘,不知当日途经黄岩写下这首《黄岩舟中》时,是否可曾预见?

茶言观摄

火烧云

孙金标 摄



火烧云,一般出现在夏季。傍晚时分,天空的西边被落日涂红,或金黄,或红彤彤,如幻境般美丽。然而,最美的景色往往最短暂,不久后,天空就会被黑夜笼罩。火烧云的持续时间,一般也就一二十分钟。拍摄这样的自然奇景,其实无技巧可言,只需将它如实记录,便是一部“大片”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阡陌岁月

不闻知了声

(金融民工,文学观察) 徐君

其实已经好多年的夏天没有听到知了的声音了。离开故乡多年,在城市的一角蜗居着,脚底很难得接触到松软的泥土,曾经熟悉无比的知了之声已经远去,再不作文纪念,恐怕就麻木了。

的毛毛虫,赤着双脚,光着上身,在泥土里打滚。长大后,我把这种方式叫作放养,现在菜场上土鸡的价格比饲料鸡的价格要贵得多,肉质也好很多,基本可以归功于放养。

套在铁丝圈上,用针线固定。最后把铁圈柄固定在竹竿上,一个捉知了的工具就完成了。

间的那一段。有许多年的夏天不曾回到乡下了,树林还是那个树林,河还是那条河,人却仿佛与那片土地越来越疏远了。不是因为我不再爱那片土地,而是因为我对家乡的感情仍停留在十年前。那时的河比现在宽,端午之后是我们天然的游泳池;那时的河边有一大片柳林,松软的草地给我们太多的欢乐;那时的妈妈还年轻,每天早晨总给我做一大碗蛋炒饭……

故人故事

父爱如山

(吾家南溪) 蒋人略

父亲离开已经10个月了,但我和父亲阴阳相隔的凄切场景,还历历在目。早就想提笔写写父亲,但羞于笔拙和哀伤一直无从下笔。

父亲被推出了手术室。医生告诉我们,父亲已经没有办法手术,全家人站在手术室门口哑口无言,束手无策,有的亲戚朋友已经是眼含泪水,后来在我们再三的恳求下,医生答应将我父亲转到ICU留院观察,进行保守治疗,也算是对家属的心灵安慰。

流按呼吸机,陪父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。凌晨3时许,父亲撒手人寰,就这样走完了一生。

父亲读书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如果不是“成分”关系,父亲会吃上“国家饭”。